



●灯下谭红

# 《红楼梦》的空间规划智慧

童媪

《红楼梦》的不朽魅力,不仅源于曹雪芹笔下鲜活立体的人物群像与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,更在于其匠心独运的空间营造艺术。书中大观园与宁荣二府的空间构建,绝非单纯的场景布景,而是通过场景规划,契合人物身份性情与居住需求,支撑了故事情节的推进。

宁荣二府的整体格局是中轴对称、前厅后堂的纵向院落序列,尽显封建世家的规整与森严。荣府中轴线上大厅与荣禧堂,是家族举办内外重大礼仪、彰显门第威仪的核心场所;荣府西路以贾母五间上房为核心的五进院落,与贾母“老太君”的身份完美适配。两府的空间分配,严格遵循封建宗法秩序,核心区域尽数归诸位主子享用,而数量

众多的下人则分散居住在狭小的边角区域。

林黛玉初进荣府时,轿夫进角门后走了一射之地便停轿退出,换年轻小厮抬轿至垂花门前落轿,小厮退避后黛玉才可下轿入内;茗烟只能在二门照壁外等候宝玉,琥珀亦止步于二门屏门处不敢擅出。种种细节,皆印证了贾府上下人等皆有固定的活动边界,空间的使用严格依照封建人伦礼法,按父子、兄弟、尊卑、长幼之序划分,将尊卑内外有别、男女长幼有序的宗法伦理思想,具象化地融入一院一落、一门一槛之中。

大观园是“因人设景、因情造境”的典范,每一处院落的空间形态都与主人的性格命运高度契合。林黛玉栖身的潇湘馆,千百竿翠竹遮映,竹影参差、苔痕浓淡,环境清幽冷寂,恰与她孤高自许、敏感多思的性情相得益彰;院内曲折狭窄的游廊、静谧幽深的庭院,更在无形中放大了她的孤寂与清冷。贾宝玉所居的怡红院则全然不同,庭院轩敞开阔、花木繁艳,四面抄手游廊连通各房,格局通透灵动,正契合他外向随和、温润多情的性情,丫鬟们往来穿梭的日常,更凸显出空间的开放包容;而室内迷宫般的精巧布局,也暗合了宝玉丰富复杂、兼具纯真与叛逆的多重性格。薛宝钗的蘅芜苑,回廊隐蔽曲折,院内遍植香草,素净淡雅、内敛沉静,暗合她藏愚守拙、温润世故的处世之道。这种“空间适配人物”的规划思路,让人物性情有了具象的承载,也为情节的自然发展提供了绝佳的空间依托。

大观园的动线设计与景观布

局,让故事情节的推进流畅自然,充满了中式美学韵味。园内以沁芳溪为脉络主线,蜿蜒流转间将各处独立的亭台楼阁、庭院景观串联成有机整体。宝玉访姐探妹的情节,皆顺着溪水动线展开,既符合顺路而行的生活常理,又让沿途的山石、花木成为情节的天然点缀;藕香榭临水而建,视野开阔,成为贾母设宴、众人赏桂咏诗的公共空间;“史湘云醉卧芍药裯”的经典情节,发生在沁芳溪畔、芍药栏前,烂漫的芍药花海与开阔的自然景致,让人物的率真性情与自然景观完美融合。中秋赏月之时,众人于凸碧堂宴饮,黛玉与湘云至凹晶馆联诗;凸碧堂的山高月小、天高地阔,与凹晶馆的皓月清波、清幽静谧形成鲜明对比,空间的高低转换,制造出情节的起伏,更营造出虚实相生、悲喜相映的深远意境,让情感表达与空间意境高度统一。

《红楼梦》中的空间规划,从未脱离人物与情节而孤立存在。宁荣二府规整森严的布局,是封建大家族等级秩序的空间缩影;大观园的灵动设计,则为红楼儿女搭建了诗意栖居、抒发真情的精神园地。这种以空间服务人、以空间承载情的营造智慧,契合了“以人为本”的核心要义,道出了空间规划的本质——让空间适配人的生活需求与情感诉求。

品读《红楼梦》中的空间营造逻辑,深挖其背后的人文内涵与美学理念,亦能为当代城乡规划、空间设计带来珍贵借鉴:让空间都有温度,让每一处场景都能承载生活烟火与情感故事,这便是古典文学留给后世的空间智慧。

雕栏画阁,环绕在山水之间,那便是新建筑的北宁公园。人们的灵魂,被载在碧波上的游船,魔力呀!足使人动容与流连。一幢幢朱漆的红屋,分外鲜明地惹眼,独见匠心的精细雕刻,更是津市罕见。盖顶用了华贵的琉璃碧瓦,却原来模仿着故都宫殿。

辽阔的东三省,已被日军武力侵占,称雄全国的北宁路,只剩得区区的一段;听说是救国不要忘了娱乐,那并不妨害内心国难的铭刻。

这义勇军的呐喊厮杀,有谁同情?战地的同胞,也在无以聊生,如果将这砖石改作军火,至少也能使日本(寇)多死几个。不要忘记清朝的灭亡,是西太后造成,园林的宴乐重于养兵,前车之鉴,正可使我们惕警。觉悟吧!不要再造出这亡国的象征。

许玉娟的诗最初发表在1933年1月《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季刊》上,后又署名“侠凝”,在1933年7月《铁血周刊》刊登。

“胜日寻芳泗水滨,无边光景一时新。等闲识得东风面,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记得青春年少时,每当春天一到,都会想到南宋思想家、教育家朱熹创作的这首叫《春日》的小诗。少时固有的印象,这首诗就是描写多姿多彩春日盛景的。那时只看见了或只感受到了春日的五彩斑斓,却没有真正感受到“春日”的背后,原来大有文章、大有天地。

《春日》看似描写的是春景,其实是一种隐喻。以春光、春色、春风、春水等自然之景,隐喻性地表达出儒家思想对社会生活的深厚影响,同时,也传递出诗人对儒家文化传承的向往与崇拜之情。

朱熹在诗中提及的“泗水”这个意象很耐人寻味。“泗水”并非泛泛而言的某个寻常的河流,而是特指位于孔子故乡山东曲阜的泗水。有意思的是,朱熹的老家江西婺源有一条河流,也叫泗水。朱熹最初的“泗水情结”抑或是写《春日》的灵感,也许就缘于此。但《春日》里所提到的“泗水”指的并非江西婺源的泗水,而是山东曲阜的泗水。虽然朱熹并没有真正到过山东曲阜的泗水,但山东曲阜的泗水,是朱熹心中的理想圣地,心仪已久,向往已久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山东曲阜的“泗水”极具文化分量,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,因为孔子曾在泗水河畔聚徒讲学,传播儒家思想,创立了儒家学派。南宋时期,山东曲阜被金国统治,朱熹一生也未曾亲自到过泗水,虽然无法身往泗水追寻孔子的足迹,但心向往之,遂写成《春日》,以追寻孔子的脚步。

作为崇尚孔孟的理学家,朱熹留给世人的印象往往是严肃、严谨的,但《春日》这首优美的咏春诗,轻松活泼、浅白易记,但如果仅仅理解为是游春踏青所感,就未免小看了这首诗的深意。貌似一首写春景的小诗,其实是一首充满“理趣”的哲理诗。“泗水滨”是指孔子讲学的地方,“东风”象征教化,“万紫千红”象征圣人之道,暗指儒家思想的绚烂多彩,而“无边光景一时新”的春日盛景,暗喻儒家思想的教化力量。哲理诗而感觉不到说理的痕迹,这正是朱熹的高明之处。

泗水游春不是实事,是虚拟,是神游。以老家的泗水联想到山东曲阜的泗水,借《春日》歌以咏志。朱熹的“泗水情结”,以及他这首《春日》的真谛,只有活到一定岁数,才会理解其中之味。



## 朱熹的『泗水情结』

杨方

### ●网络新词语

## 忧郁喜羊羊

刘玉杰

“忧郁喜羊羊”是近期走红的网络梗,具体指将喜羊羊的图片调整为蓝色调,以此营造出忧郁、深沉、不被理解的“蓝调”氛围。

在当下的网络语境里,蓝色常被视为忧郁的象征,而“忧郁”也被赋予了一种“高级感”,仿佛自带故事滤镜。不少网友便通过使用这类特定蓝色调的头像,来传递这种“高级的忧郁”情绪,“忧郁喜羊羊”正是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应运而生的。

宁园的湖光山色,诗情画意,是早年诗人聚会雅集、抒发情感的绝佳场所。历史上书写宁园的诗作很多,体裁多样,表现了不同人群对宁园的游览感受。

左次修,安徽桐城人,士子出身,早年曾为庄士敦的秘书。宁园修成后,左次修公余之暇,与诗友一同游览,归来后大家以“宁园”二字,限作诗钟,最后作出十几条诗钟,形成《宁园击钵选》。诗钟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限时吟诗文字游戏,限一炷香工夫吟成一联或多联,香尽鸣钟,所以叫做“诗钟”。《宁园击钵选》所集诗钟,有与园林相近的,如“宁戚饭牛歌扣角,园杏无心漏春色”;更多是含宁园二字、富有哲理,而与园林无关的内容,如“园拔菜根香可嚼,割席宁严绝故友”“宁静襟怀诸葛度,却防仲子园踰我”。可以看出宁园的美景触发了诗人的诗兴。

诗人王逸樵游览宁园后,作《宁园即事》七言绝句两首,其一为:“红雨缤纷水一涯,林深蝶影笼溪沙。千

### ●津门园忆之宁园散记

## 文人游宁园留诗作

曲振明

层麦浪春云暖,三径花风夕照斜。”其二为:“隐约莺啭琴韵远,依稀船泛柳荫遮。炊烟一路归来晚,月朗青谿独听蛙。”这两首诗将宁园的美景与民间生活融合在一起,仙境尘俗妙不可言。

除了诗钟、格律诗,还有填词。1934年1月《国文学会特刊》发表张株梅《天仙子(游宁园)》:“蟾影云光夜不分,孤舟对话岸边闻。谢莲香歇叶纷纷。思别恨,暗销魂,座上须倾酒一樽。”这是夜游宁园的感受,诉说离别惆怅,挥洒着一番悲情。

宁园修建正值九一八事件爆发后,游览宁园之时,不免生发抗击侵略之情,许玉娟的新诗《游宁园》,反映出当时热血青年的感情: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  
启事 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  
投稿邮箱:jwbfkb@163.com